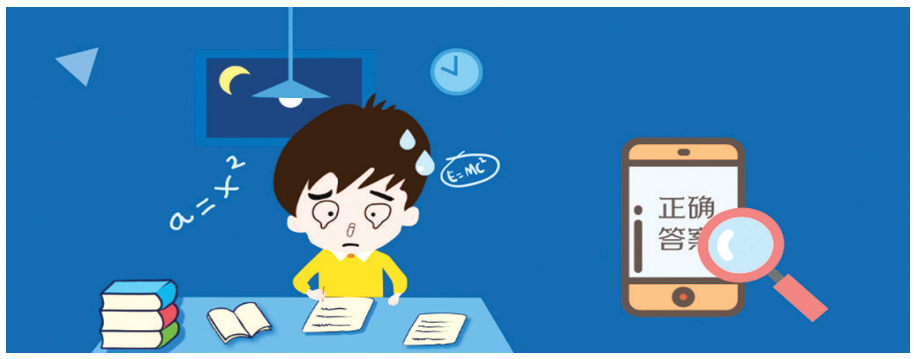
答案“拍照即得”,搜题类App是真助学还是长惰性?

文/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吴振东 胡洁菲

手机一拍,答案就来。近年来,拍照搜题App成为很多在线教育平台的引流工具。“用户体验”越来越好,使得不少学生群体对其产生了高度依赖。与之相伴的,是持续升温的争议:此类App到底是帮助孩子学习还是助长了他们的惰性?

部分专家和教育界人士认为,当前拍照搜题App的功能还在不断升级,在学生中的渗透率持续走高。在此背景下,有必要对其作用进行反思,对以提分为卖点的营销推广进行规范。



拍一拍得答案,真学习还是抄作业?

“作业有问题,就问题拍拍”“小猿搜题,拍一下,就学会”……对身处互联网时代的中小学生来说,各类搜题App让家庭作业习题的答案唾手可得。

“遇到不会的题,拍一下,答案就出来了,现在确实有点离不开它。”上海市浦东新区某中学学生胡云帆毫不掩饰对这类App的依赖。他说,内心虽然知道这样不好,但时间一长就成习惯了。

“学校通常不让用,但回家还可以用。”胡云帆说,班上每个同学几乎都配有手机,且手机中至少有两三个搜题App。

湖北省武汉市某中学高三学生黄子琦说,现在高中的习题集一般配有答案,做完了可以对着批改。遇到没有答案的难题,自己一般要思考一下,实在想不出来再用搜题App看解题过程。“但在那些自制力比较差的同学手里,搜题App很容易成为他们的抄作业工具,以前没有App的时候他们抄同学的,现在有了App抄得更方便了。”

对在线教育平台来说,由于拍照搜题App有很高的用户黏性,堪称“引流利器”。各大平台对其功能不断升级,旨在提供更好的“用户体验”。

如一款名为“快对作业”的App,不用学生一道道拍照搜题,只要扫一扫教辅资料的条形码,就可以轻松得到整本书的答案解析。有一款“题拍拍”App,宣称签约100名清华北大“解题官”,提供在线“免费答题”服务。

学生“甘之如饴” 老师家长忧虑

对不少家长、老师来说,学生对拍照搜题App越是“甘之如饴”,他们就越发感到忧虑。

——搜得到答案,搜不到思考能力。“不能说深恶痛绝,但肯定是弊大于利。”上海市普陀区宜川中学的老师凌露轩是一名高三年级班主任,对于此类App,她和同事的态度非常坚决——“一刀切”禁止学生使用。

“作业交上来,80%的同学都做得非常好,但一到考试,很多题型经常有50%的人没掌握。”凌露轩说,当前的教育导向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,很多学生通过搜题App直接获得答案,根本就没有学习思考的过程,老师也难以判断学生的真实学习水平。

尤其值得关注的是,随着竞争加剧,不少搜题App还推陈出新,宣称“毫秒级响应”“随拍随解”,这使得部分学生对App的依赖度不断增高。

——大学生兼职挣钱,答题水平参差不齐。采访中,学生、家长及教师普遍反映,拍照搜题App的正确率并不让人满意。上海市一名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郭艳告诉记者:“辅导孩子学习时,校内‘拔高’的数学题,有时候不太会,需要参考搜题App,但用久了就发现这类App的解答也不一定正确,估计错误率在10%以上。”

记者了解到,目前“题拍拍”等推出了兼职答题业务,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通过“抢单”答题挣钱。由于答题者的水平参差不齐,不少答案并不正确,对学生有误导作用。

——搜题是假,网上冲浪是真。“每天放了学就说要搜题学习,手机拿去一用就是三四个小时,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”对于近期孩子的反常行为,河南省焦作市一名初三学生家长有点担忧。

据安徽省宣城市狸桥中学教师杨盛梅的观察,不排除有部分学生是真的为了学习,但以搜题为名获得手机支配权的学生绝不在少数。

正视技术双刃剑 思维训练重于获得答案

“良好的教育,是缓慢的成长,允许发呆走神,可以有奇思妙想,而不是在标准化的竞争通道里,不停地刷分。”法学教授罗培新认为,拍照搜题App省却了学生冥思的痛苦,却也消灭了孩子们真正的快乐。

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党委书记陈宏观说,技术是一把双刃剑,关键要看如何使用。近年来出现的拍照搜题App,对于自控力弱的孩子来说,负面作用肯定大于正面效果,容易导致懒惰,养成抄作业的习惯。

“我们不允许学生在校内使用这类App,也不提倡他们在校外使用。但同时也要考虑客观情况,如家长可以从App上参考一些解题过程,再有的放矢地辅导低年级孩子作业。”陈宏观说,良好的教育包括引导和陪伴,除了老师,家庭也要帮助孩子养成正确的学习习惯。

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吴遵民认为,“解题”作为教育过程之一,意义绝不只是得到一个答案,而在于思维方法的训练、意志品质的锻炼、创新精神的培养,很多人绞尽脑汁、冥思苦想,最终解出难题时会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,原因也正在于此。

受访专家表示,拍照搜题App大肆宣传“拍照即得”,不断提升所谓“用户体验”,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教育规律的破坏。可以说,App答得越快越好,越容易助长自控力较差学生的惰性。同时,教师也难以掌握学生的真实学习水平,容易造成教学失准、失焦。

“从不会做到会做,从会做到会思考,这应该是一个学生在解题中真正学到的东西。”吴遵民表示,对拍照搜题App的规范约束,要形成多方合力。学校要向家长告知此类App的弊端,指导有限度地合理使用;家长也要逐步转变心态,对刷分、提分之类的营销少一些急功近利的思想。

这个国产种子咋把“洋种子”撵走的?

文/新华社记者 李凤双 王 建 何 山

正值春耕备耕之际,黑龙江省富锦市长安镇的种粮大户申云强,开始对水稻种子包衣、浸种。近几年,他种植的主要品种是“龙粳31”。“这个品种稳产高产、抗病抗倒伏,种好几年了,周围很多人在种。”申云强说。

申云强种了25年水稻,是个“老把式”。“种地首先要选好种子。10多年前,我种的是从日本引进的品种,当时种的面积非常大。”申云强说。

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前10年,黑龙江三、四积温带的稻农对日本水稻品种比较认可。”黑龙江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员潘国君说,“这对我们育种人来说压力巨大。”

一粒小种子,关乎国力和民生。

打破这一“枷锁”的品种,正是国产良种“龙粳31”。潘国君是“龙粳31”育种第一完成人。他说:“在压力面前,我们立志要育成一个比日本品种更耐寒、抗病,适应性更强,丰产性更突出的品种。”

选种犹如大海捞针,育出一个好品种,难上加难。“龙粳31”育种团队成员、黑龙江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员刘传雪说,因性状的优良基因很难重组,很多情况下创造不出符合目标要求的材料,从成千上万份材料中选择出来更难,这就要经过无数次细致入微地反复筛选。

为了找到“龙粳31”理想的株型材料,潘国君带领团队,几乎每天都在试验田、大棚里忙碌,播种、观察、记录、选择……再对收获的水稻进行对比试验,筛选出理想的材料,然后再播种、管理、对比试验……

“当时在试验田大棚里,40多摄氏度,光着膀子,一待就是两三个小时。”刘传雪说,“稻子是会说话的,但需要你去找它,如果你不去找它,永远不会和你说话,也就育不成优质品种。”

在不间断的科研育种中,潘国君和他的研究团队也育成几个较好的品种,但综合性能都没超过日本品种。“新育成的品种如果没有大的突破,很难被稻农接受。”潘国君说。

潘国君和团队成员蹲在地头,“晴天一身土,雨天一身泥,头上太阳晒,脚下水汽蒸”,仔细观察水稻每一个生长时期的形态、特点。经过十几年的努力,他们最终育成了“龙粳31”。该品种2011年通过审定,开始大面积推广。

让农民认可一个新品种不是件容易事。

有一年,天冷、雨水多,日本水稻品种大面积得了稻瘟病,有的地块甚至绝产。申云强抱着试试的心态,购买了“龙粳31”。

“分蘖怎么那么少?能有产量吗?”快到抽穗时期,申云强和很多农民见“龙粳31”和自己以前种的水稻不一样,都急了,找到了潘国君和刘传雪。

“其实,这是‘龙粳31’在株型育种方面的一个突破。”潘国君说,无论在生育前期还是后期,“龙粳31”的株型紧凑,茎叶夹角小,且叶片微卷,看上去是一小绺,数一数茎数也不少。

“这样的株型适合密植,不仅提高了产量,而且茎秆粗壮坚韧,更适宜合理密植,增加抗倒伏性,尤其是这个品种抗稻瘟病能力强。”潘国君说。

秋天收获时,“龙粳31”产量超出了申云强的预期。

2013年“龙粳31”在黑龙江省的种植面积达到1600多万亩,创造了全国粳稻品种种植面积的历史纪录,目前累计种植面积超过1.3亿亩。“龙粳”系列新品种入选了“十三五”期间全国十大农业科技标志性成果。

“2003年日本的水稻品种种植面积超过了黑龙江省水稻面积的一半,经过多年努力,如今在黑龙江已很难看到日本水稻品种。”潘国君说,2013年以“龙粳31”为代表的龙粳系列品种种植面积超过黑龙江省水稻面积的一半,目前龙粳系列仍是全省三、四积温带的主导品种。

“龙粳31”已审定10年,尽管单产水平仍很高,但也面临新难题,比如食味值比不上一些新品种。潘国君说,“十四五”时期,将进一步加强抗倒伏和食味值的研究,不断提高国产大米的竞争力。